詩傳闡

二三

漢書門
類 八二五〇號
六二函
一架
一〇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八二五〇號
二七三函
一〇冊
詩四

詩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250
冊數 10（ 1）
函號 273 204

273-204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詩傳闡序

談經必折衷於孔子孔子之教莫詳于詩其大端有二曰詩三百一言蔽之思無邪此詩之眞宗旨也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得所此詩之眞部分也秦火而後迄漢建元詩固已萌芽久矣劉歆猶謂一人不能盡其經爲雅爲頌尚資湊合則於聖人删正定本固槩乎未有見夫

且不得其部分更安得宗旨而測之于是儒者學一先生之言守殘專已入主出奴各自伸其臆見匪無弋獲浸假亦歸銷歇惟毛序托重子夏其說遂蔓衍

至今傳箋疏註遞相耳食雖互
有合離總之郢書燕說而無邪
得所之義歷百千餘載長蔽雲
霧孰知孔氏眞傳原自不殄于
世則晉虞喜所摹石本是也其

書多闕文頌爲尤甚正以殘缺
彌見其眞一展卷而部分繁如
幷宗旨亦躍如兼有可以旁證
他經而破千古聚訟之不決者
藉非親經聖裁即聖門高弟未

易捃摭豈秦漢以下諸儒所能摩擬而位置不知仲寧何從得此斯固赤水之玄珠汾陰之鉤鼎室與大訓河圖並陳東序乃一廢于梁天監再廢于唐貞觀

豈神者故祕之耶夫亦毛氏之說久錮于人心非是勿使並進耶雖嘗間發于宋宣和紹興而見重于趙明誠黃伯思董逌洪适胡元質范成大諸君子乃竟

莫爲表章者向令晦翁曾寓目
于此當必桴鼓合而針芥投何
難定一尊以折羣喙固無事斷
斷焉與小序競玄黃之戰耳
明興文治蘊崇天不愛道弘治

時香山黃文裕公得是本于祕
閣繇是成都賢竹自下武林漸
有刻其題曰端木氏述者未審
為何人所贅夫傳自不朽又焉
用述愚謂此殆未能眞信孔子

而特援一知來之賢與後禮者敵其尊詩傳僅如其婿詩序則猶是附離之曲見哉方今功令布俟于宋註是編固未能驟列學官且夷而與稗官伍愚懼其浸以湮沒也爰爲之闡以廣其傳

崇禎乙亥夏晉陵鄒忠胤肇敏甫題于闡之薇署

附晉虞喜考

晉史儒林傳云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少立操行博學好古元帝初鎭江左上疏薦喜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大寧中以博士徵不就咸和末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雖微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

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凡所著述數十萬言行于
世年七十六卒
黄文裕公諱佐字才伯廣東香山人有泰泉集六
十卷又有雜著二十三種行于世

詩傳後序

有說詩之㳒有作詩之意二者固
不相謀也夫素絢後禮切琢知來
非聖門所推龍象哉然此以言乎
讀詩之㳒觸類旁通一悟百悟當

如是非必作者之意果如是也程
大昌氏云詩之或主昔事或主昔
人不可槩定其淺可揆度者必因
事乃作而不虛發歐陽詩譜補亾
序曰後之學者因迹𢑴世之所傳

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
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於去聖千
百季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
欲特去一家之論果有能哉蓋道
可以知窮事必以實箸後儒本蘗

商賜解悟妄揣作者之意紛紛附
會縱億奇中亦猶射覆卑瓦石而
高金玉非置物者安從知之夫惟
詩傳之所從來久矣作詩者或自
述己意或采詩者述其意國史得

乘而載之如左傳所云衛人爲之
賦碩人許穆夫人賦載馳鄭人爲
之賦清人秦人爲之賦黃鳥此非
得之國史而何乃知一詩自有一
詩之標題若李彝是說雖孔子亦

何能鑿空臆揣卽本有是說非好
古歛求如孔子亦莫爲論次而釐
正正樂之後不知授之何人藏於
何所經秦燹而不能刼殆神者護
持其間特漢時知之者希未得列
學官耳至如僞申公詩說則亂苗
之莠不可不亟芟也若欲僭此以
補詩傳之鈘是何異琢冰補玉乎

黍回居士書

詩傳序

孔子反魯正樂雅頌得所列國之
詩固已秉得至所所謂得所所者將遂
以今毛詩編次當之則何得所之
有如邠之夷於風魯之擬於頌王

之溷於小雅懿戒之列於大雅楚茨諸篇之後於鼓鐘而就其中弃後倒置抑何不倫甚耶以毛詩之殽亂如此而齊魯韓三家其湮沒不見者又可知已得所者惟詩傳

一編而自漢迄今若滅若沒竊求其故經非獨賴人以明亦賴人以行計孔子反魯在哀公十一季冬不數季而奠楹見曾於旹及門之士葢寡或未及有所親受縱非秦

焰安能遍傳於世哉漢人曉曉各
習其師劉歆所謂詩始萌芽一人
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
合而成屯蒙之際尌傳其未正而
不能傳其已正者故此編終漢世

不大顯奎璧虞喜得秘閣石本摹
之又未幾而優厄惜哉嘗考石經
始事漢靈帝熹平四季召諸儒正
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書以古文
篆隸三體刻石於洛京太學門外

意詩傳至是而後顯歟究以卤京未太學官故學者肆業不之及世儒識眞者少寶鼎久淪而小序黐以康瓠見珍矣嗟乎書之顯晦葢亦有遭先儒謂漢儒窮經而經絕是書之不絕者猶幸也

崇禎三季歲次庚午毘陵後學肇敏鄒忠胤謹序

丁卯年[illegible]

闡餘外篇引

漢初言詩者數家最後毛氏擅名於河間又得康成爲羽翼經生奉爲不祧之宗久矣夫信而好古豈非聖訓第以序爲古而深信之不如無信故紫陽氏力變其說他如俊卿夾漈魯齋諸君子亦每每致疑於是惜乎未得詩傳與爲賓劍截其疑網然能釐澄心以揣摩不沾沾焉耳食毛序其識固戞乎度越鄭玄王肅蕭統輩矣辨爾雅之訛者意亦如是嗟乎末學牽於童習驟而示以詩傳能無如爰居駴鐘鼓孰知

鐘鼓之爲元音也愚旣漫爲之闡復採諸言詩之有涉於源流者爲一編以附其末雖醇疵互有之亦足破拘墟之見本非爲詩傳作解故別之爲外篇云

周南羔羊篇

羔裘大夫浹服也君子愛其人則羿其服餙之間所見無非美者絲以象臣道之用柔素以象官箴之不染意亦似矣夏當合三章觀之其義乃見蓋皮則有毛革則毛希而鞹存革皵而補葺以縫之幾於晏子之一裘三十季矣禮記緇衣篇曰苟有衣必見其敝而引葛覃服之無射爲言亦此意也詩傳所謂貞而能儉也儉易明耳何以見其忠乎公室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又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

也玉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視朝之後君適路寢臣亦適其治事之館館乃所直之廬謂公館非私家也此大夫蓋公爾忘私日恪佐箸以勤其官毋宵衣而旰食其自公所退而家食人猶見其服此羔裘以歸故即所見稱之朱子以羔裘爲大夫燕居之服至其釋檜之羔裘又以爲諸侯朝服不自相左乎燕居當用狐裘豈褻用羔裘哉鄭氏又以退食爲減膳夫太儉逼下君子譏之自非天災禦減膳之制即令廉如常衰於時正未必有堂饌可辭耳唐人詩曰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毋遲可想是詩景況矣若夫左傳引此詩曰委蛇委蛇謂縱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太史公曰大直若詘道固委蛇洪範三德正直在剛柔之中於委蛇亦近之非不可附會序中正直之說然詩原靡美正直之意至謂德如羔羊豈贅矣或者又解之曰羊性柔順能羣逆牽之則不進故易象牽羊以比正直裘皮界方有正直之象委蛇者儀度安重難進易退故曰德如羔羊此可謂詳於釋序而畧於

釋經者也霖遈之訓曰文王卑服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斯固南國之儀刑乎

詩傳闕跋

詩傳一編孔門言詩正印也曠代浮沈入我明而始著豈非天歟漢宋諸儒說詩如聚訟卒無及詩傳者鄭夾漈力辨小序之妄而亦未嘗及詩傳豈諸儒俱未見耶然黃東發稱引古誌多與詩傳合似宋儒亦嘗見之矣攷經籍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又郭相奎中丞言係秘閣石本爲黃文裕所得而摹者何人重者何人廢之何時與之何時本末源流序次井井則固歷晋唐宋而存矣不知何故若隱若現至

于今也郭中丞刻蜀中張元平司馬刻貴竹李本寧宗伯刻白下姚安之師偕古刻武林皆不約而同他如丘陵學山百家名書漢魏叢書諸集中亦多有刻者特蜀中貴竹白下三本皆並小序行學山百家諸本皆並申公詩說行是刻者猶未能確定一尊而讀者亦或以異同滋疑議毘陵鄒肇敏師過武林論古執經偶及詩傳師擊節搉揚嘆稱殊絕蓋師世以詩學名海內攷索精研信好深篤非苟焉巳也傳綜之下衷斷異同作詩傳闡凡傳中引端未竟之旨悉闡

其眞卜氏所信亦非信其眞端木氏直信其爲孔子眞本而巳爾時復有詩說一編托之魯申培與詩傳大同小異伯兄灼見爲混玉之碔砆曰吾不以詩傳與子貢况以詩說溷詩傳乎亟擯之蓋擇善而從斯固尼山之功令云

弟忠溢謹跋

詩傳闡䟦

先君子以葩經壇坫海内余伯兄修其業而息之論者謂若韋賢之有玄成矣惟是舉業家言不得不奉考亭爲功令而好古者更進而求之小序以爲眞卜氏作尊如著蔡伯兄弗是也謂其近是者已經考亭瀰引其蹐駁而無當則考亭唾餘耳焉用是贋鼎爲且毛詩篇次之殽亂考亭雖仍其故猶能時出疑意傳箋乃堅庇之而妄詮之如何彼穠矣屬之盛世節南山以下俱爲刺幽王戚康以後無頌陳靈以後無

風種種刺謬斷非孔氏宗旨嘗欲力爲訂正而苦無其據歲丁卯過武林得友人爾瞻氏所貽詩傳一卷躍然曰有是哉吾聞尼父刪詩正樂雅頌得所其在茲編乎爰爲之澄心靜對汎濫經史考其世代訂其缺畧旁引曲證以發明其歸趣名曰詩傳闡於是三百篇本來面目畢呈而無遁不啻長夜再旦矣梓成溢進曰兄既致疑西河何乃偏信端木應之曰否否夫謂詩傳爲子貢述也者附會賜可言詩之說亦猶屬詩序于子夏者附會商可言詩之說也予所編固非偶

明知日星其最快者六笙詩不亡唐棣麥秀諸章復其故而頌之次序咸不紊此又從詩傳殘缺中諦思摸索忽以神解翻獲而三百五篇頓完好也綦異矣哉近尊宋註爲

功令無敢軼尺寸間有持高論者又謂詩無達詁隨人自說而聖經益莽蕩無指歸豈知無邪得所傳固有原題哉郭李所刻詩傳李係鍾鼎篆文古法森然識者知爲先秦舊物然傳不得闡終未著明其浮沈于往代而發現于一時輾展輻輳天寔鄭之豈曰偶

然、

門人吳懷古跋

詩傳闡跋

詩傳闡者肇斂鄒師所著也師學窮二酉識達三才而神明內蘊一切世務罔攸好惟坐擁萬卷迅覽勤批雖溽暑祁寒弗輟初以詩經魁海內海內競奉爲葩壇主盟師歉然曰此以急羔雉可耳若風雅眞傳當自有在于是衆同六籍旁證百家必欲盡探奧義而闕殆存疑終有不灑灑者在忽得孔氏傳躍然喜曰有是哉孔門言詩宗旨曰思無邪如是乃眞無邪其功令曰雅頌得所如是乃眞得所是不當持告天

下共遵刪述之舊乎顧經生家耳目久封見者慵覽
覽亦懷疑苟無以衷一是而折羣爭酉[illegible]光明未耀
茲編所爲作也篇次詩様悉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而備發其
所以然之故若諸家異同解詁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治進是退
非若坐尼父于堂上而判決之且取[illegible]平昔所莊言雅
奏從來闡經而不落訓詁之習者斷自吾師始至若
世儒論辨有不爲詩傳發而足破毛鄭之錮者另爲
一卷評點而附見之亦愈知與善之深心矣昔人謂
詩衰于四家禮亡于二戴易壞于九師春秋亂于三

傳惟不尊孔子爲宗而舞智見奇所爲竊經經絕有
如因闡明傳因傳明經而刪述妙旨頓如烜目之中
天則其偉功當推杏壇第一豈曰小補云乎哉
國初命儒臣脩五經四書集諸家箋疏取士兼用古
註又特設經疑之科益明示經義宏深期共相闡繹
以明其是矧今
聖明御極以十三經之學
詔天下駸駸且將大明是編爲之嚆矢矣闡既著 洪謀
諸吳今生請梓焉今生好古學往往克勤經史初禀

承于姚安之而刻傳今奉教于肇敏師而刻闡鼓吹
表章毋進愈上其功亦不可没也若淇則大業未就
風雅希聞方惴惴玷負是懼特蠡窺義海亦有欣榮
聯綴簡末如此

丙子秋錢塘門人潘之淇沐手敬跋

詩傳闡總目

卷之一
周南
卷之二
召南
卷之三
邶
卷之四
邶

卷之五
鄘
卷之六
衛
卷之七
王
卷之八
齊
卷之九
魏
卷之十
唐
卷之十一
曹
卷之十二
鄶
卷之十三
鄭

卷之十四
陳
卷之十五
秦
卷之十六
小正
卷之十七
小正續
卷之十八

小正傳
卷之十九
大正
卷之二十
大正續
卷之二十一
大正傳
卷之二十二
周頌

卷之二十三

商頌十二

毘陵鄒忠胤闡 弟忠溢 男自規

門人 錢塘潘之淙 新安吳懷古 錢塘潘之淇仝訂 錢塘湯之章 錢塘吳望中

程大昌詩議十七篇纚纚數千言大約謂詩本無所謂國風以風標名創於左荀左荀之說起於誤認季札本意札嘗觀樂而於衛則曰是其衛風乎於齊則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蓋言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耳左荀二子不達妄意諸國槩可名風曰風有采蘩采蘋曰風之所以為風取是以文之也作大序者遂明刻其品曰風雅頌分為四詩是謂四始四始大亡而國風之體上則掩沒二南使其體

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弁后稷亏王傻王業下畜侯國此其失非細故然則云何南雅頌樂名也而十三國則直以徒詩繫之國土其曰國風者非古也今試按程氏之說謂南雅頌爲樂名是已至十三國徒繫之國土不當名風則將名爲國詩乎且風之名亦非自左荀始王制天子五秊一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樂記子貢問師乙賜宜何謌乙詔之以若者宜謌頌若者宜謌大雅若者宜謌小雅若者宜謌風夫王制樂記豈皆拾慧於左荀者則風所從來久矣微歟

詩傳闡卷之一目錄

毘陵鄒忠胤著
弟忠溢　吳懷古
男自規　門人潘之淇訂　潘之淙

周南有十五國編次總引

周南引　關雎　葛覃
桃夭　螽斯　麟止
卷耳　兔罝　樛木
汝墳　漢廣　芣苢

詩傳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辟之思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爲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詩傳大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勤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詩傳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脩其身矣

詩傳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詩傳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止

詩傳周人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囏也勞之以卷耳

詩傳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兔罝

詩傳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詩傳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詩傳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廣漢
詩傳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謡賦芣苢

詩傳十五國編次引

詩首二南尚矣繼之以邶鄘宗國也而克咸之功亦未有過周公者二叔閱墻康叔覯閔其事皆關於王室故次以邶鄘及衛而居王之先歐陽氏謂王風次衛而遠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非也衛風皆共姜栢舟猶是宣王之世黍離距之縣矣王次以齊何也牧野鷹揚尚父最著其賜履亦最先且大其詩首東方未明或在襄公以上要非西周詩也若爲西周詩則當次黍離前耳至如魏爲晉滅故先於唐唐風皆

蟋蟀不知何君之代苐桐封肇自成王而曲沃得國以簒雖晉文繼齊桓而霸國莫能先齊矣振鐸受封與魯衛同時而曹詩後於唐僅僅先鄶鄭者豈以其國小而篇章亦寥寥邪鄶之先鄭猶魏之先唐也鄭自宣王時始受封而詩先於陳陳自胡公巳配大姬而備三恪乃詩顧後於鄭意宛丘諸作其猶在緇衣後乎況在異姓中尤不得比於齊矣秦之建侯最新固宜為諸國殿且其地則岐豐也聖人葢傷二南之不作而以此始亦以此終乎抑亦如書終秦誓哉陰寓繼周之旃知乎若夫毛詩之次鄭於王則以始封咸林繼徙滎陽皆在王畿內外而先秦於陳鄶曹諸國特以國之大小為差又以鴟鴞諸篇附七月一篇共為豳風而贅之末簡後儒遂有變可復正之說總未睹孔子刪訂定本耳至左傳所載季札觀樂縱非後人附會其次第未經聖裁要亦不足據也已

周南召南引

序之訓二南也曰化自北而南説所從來已久後儒非之曰南樂歌名季札觀樂有舞南籥者二南之籥也文王世子有胥鼓南則南之爲樂古矣今按樂歌之音四方皆有之竹書紀夏帝廑一名胤甲四季作卥音帝孔甲亙季作東音呂氏春秋又云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實始作爲東音殷整甲徙宅卥河實始作爲卥音有娀氏二佚女因燕遺二卵北飛歌曰燕燕遄飛實始作爲北音禹巡省南土塗山氏女令妾待禹於

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
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路史子苹註云周世
有贊內助故詩人以后妃夫人之治爲二南之旹蓋
取效於塗山也言二南者莫辨於是雖然自北而南
之說亦何可遽非耶蓋作東音者以田東陽作鹵音
者以徙鹵河作北音者以燕北飛而作南音者以旹
南土則二南之作亦正以王化之南暨歟鄭樵曰周
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詩
之所起在於此詩輯曰文王之國東北近紂都鹵北
迫犬戎故化獨南行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汝漢是其
據也兼是二者而南之義了然矣譱乎崔仲鳧之言
曰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
之風則夷於列國王業之繇基也夷之則卑尊之非
實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其皆治世之音
乎乃其分爲周召則各據食采之地名之媺應仁氏
所謂言周不言召懼兼別於豐鎬云爾

周南關雎篇

二南之爲樂名固也其首關雎何居說者曰夫婦人倫之始故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皆是義也第詩所以首關雎義不寧惟是蓋關雎爲四始之始豈待仲尼始之周公實始之何者關雎葛覃二篇皆太姒所自賦周公表先世之詩爲房中之樂舍是奚先小序于夫子哀樂淫傷之旨雖不甚了了然大意亦與詩傳暗合崔仲鳧解之曰君家之肥非獨知之致也承祀之蘊非一手之辦

也昌胤之術非專寵之充也周之后妃廣于求助精
在得媛協從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耳忽其躬也
樂乃有與耳略于色也此蓋緣序而暢其說者乃魯
申培之說詩有異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漢人因是
遞相沿述史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揚
子雲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則
傷始亂也後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彼皆
眞以關雎爲刺詩矣鄭樵奥論曰古人以聲詩奏之
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于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
申警諷故曰作非謂其始作于衰世也此雖曲爲周
旋然漢儒說詩之意正不如此朱子以爲宮人喜得
太姒而作則宮人當何屬之程子又曰序言后妃之
德非指人而言意謂凡爲王后妃者當如是也然則
詩人乃代設無情之悲喜諷天下以婦道而療其妬
乎雖詩無通詁然其作之必有自故予謂關雎誠足
爲風始抑亦以作自文母故也葛覃之次關雎也亦
然

按夾漈鄭氏云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

草木乃發興之本周南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鳫鶩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鋭者則其聲鷕鷕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鴈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

周南葛覃篇

解關雎者猶多異義至葛覃則未有不以爲后妃自賦也者然則太姒非歟德徽茂而詞思玆茂矣夫纂組之麗或傷於素容袨之邑或害於貞而后妃所業不過里婦村媼所常業者惟能盡里婦村媼之常業而後可以爲國母可以稱其爲聖配記云女子十季不出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此師氏所爲設也夫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無論矣婦功則執麻枲治絲繭皆是此歟以葛爲言者於時夏也適當葛

成之候故即物賦景即景賦事即事賦情亦兼有興意在葛生蔓延相及而女子遠其父母嫌於節之與矣黄鳥好音相慰而女子曠違父母嫌於音之暌矣第歸寧之念雖切又不欲以此妨迨時之女工故必俟刈濩卒業絺綌就緒而後告師氏以言歸其不苟如此若夫服澣濯之衣後世後為克儉躬刈濩之務後世後為克勤而后妃豈有意自表其勤且儉哉又內則云父母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則薄污薄澣益自未嫁時習之又將歸而效諸父母云耳先儒有云誦服之無斁知周所以興誦休其蠶職知周所以衰而論習絕者亦謂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信然哉緇衣記曰苟有衣必見其敝而引葛覃服之無斁為言要以古之人無斁盡如此服矣愚謂思齊益詠太姒也

周南桃夭篇

序以桃夭爲后妃所致又曰不妬忌則男女正婚姻時按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而農桑起婚始殺於此董仲舒謂與陰俱近而陽遠也爲毛説者祖之則桃夭非其時矣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周禮媒氏掌萬氏之判仲春令會男女爲鄭說者祖之則夭豔正其時矣然鄭氏之說第可通於首章耳至次章之實蕡三

章之葉蓁蓁已屬濱夏之景安在其爲婚姻及時且民間嫁娶何與國母事而以國靡鰥民歸美於后妃之不妬此序所以爲固也詩傳曰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益桃性專葉齊生至於實蕡然後葉蓁其終始之序如此故美婦道者取義焉而后妃之内德誠茂矣雅翼云麻實謂之蕡於植物中最爲多子桃夭穪有蕡其實寓繼嗣蕃衍之意埤雅云桃性夏七八秊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桃故曰實蕡言非但有夸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其葉蓁蓁盛也言能成其家又芘其所賴也夫婦道在宜家固靡分貴賤而大學釋齊治引此本章自非述宣陰化母儀有邦者未足當此第以之子目后妃或嫌於褻然是固風體也即周公作爲大雅以述先德而緜之篇曰爰及姜女明之篇曰長子維行亦未有訾其褻者何疑於桃夭

周南螽斯麟趾篇
周人美后妃止桃夭一詩序於諸詩無不歸美后妃者夫太似以俔天之妹嗣徽音而宣陰化其扶助德美爲孳寵亦何庸殫述要以妻道無成后妃之美詎非文王之美故詩傳於螽斯曰周人慶文王之多男於麟趾曰周人美公子之多仁而詞不及后妃非謂后妃無足美也美文王則后妃在其中若如序專美后妃將置文王於何地乎雅稱則百斯男考之春龝傳自武王而外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

酆郇皆緊文昭洵多男矣張氏曰物生而後有象象
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螽斯形僅寸餘而滋數之多
凡物皆不能及有親見其子之類聚者大小不一與
它彙不亂亦不相軋且有大字小小依大之狀雖微
蟲寔鍾太和之氣以成形然則詩人取喻葢已妙逵
物理朱子以關雎爲宮人作樛木螽斯皆爲衆妾作
豈當時周室充下陳者盡如班婕好左賓嬪上官昭
容之流邪序又以麟趾爲關雎之應夫賦麟趾者意
何嘗及關雎如謂內德茂而錫類蕃則螽斯亦足爲

其應何必麟趾其曰關雎化行天下無犯非禮雖衰
世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尤義之難通者而後
儒因是强作解謂當時賢家世族染紂敝習難克由
禮泳文雅化皆知守禮若化成而麟至以見周道大
興是公子公姓公族皆是泛言不屬文王矣夫螽斯
次桃夭麟趾次螽斯此正文王家政與關雎葛覃爲
近故周南遞刻此又篇毛詩次麟趾於漢廣汝墳後
錯耳詩傳第云美公子之多仁始因公子而遞及其
餘且周之有邦舊矣公姓公族其初亂非先公之子

[illegible][illegible]括以公子亦可易是類謀云黃帝吹律而定姓禹貢曰錫土姓國語云司商協名姓左傳衆仲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然則姓非孫之通稱也毛傳曰公姓公同姓得之其別於公族者何葢古者不皆有姓又有姓同而族不同者晉語胥臣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而衆仲亦云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杜註云姓者生也百世不改其後旁支別屬各自立氏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以王父字爲氏或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然則姓其統同而族其辨異者乎不止五服之內而已三章次序葢自親而疏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目之爲麟曰趾曰定曰角各舉一體巋然端莊令儀令色詩所爲妙於形容矣

按蘇氏云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子云一生九十九子埤雅云螽斯蟲之不妬忌一母百子者也三說未詳典據埤雅又云鵲巢言夫人德如鳲鳩能均養七子而已是詩言后妃德如螽斯至於則百

斯男如此是以百爲實數何其滯甚

按孔穎達曰傳解四靈多矣獸以麟爲與以麟於五常屬信爲瑞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此亦泥序之過也玉藻疏云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王氏曰孫傳姓者也諸解俱未確

按埤雅云是詩始於趾終於角者言德以升進爲美也易曰德言盛故是詩每況愈上

周南卷耳篇

序於周南一編悉歸美太姒即卷耳亦曰后妃志也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夫進賢以輔君子此以序關雎可耳以序此詩不太迂乎歐陽永叔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職也國君不能官人於列位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使后妃越職而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朱子曰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所施於使臣且首章之

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楊用修氏曰朱子以爲文王朝會征伐后妃思之似也但婦人思夫而陟岡飲酒攜僕砠望雖曰言之亦傷於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言也陟岡者文王陟之玄黃者文王之馬痡者文王之僕金罍兕觥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意耳楊氏此解得未曾有但後三章既代文王論我而首章歟后妃自我亦非詩義詩傳謂周人遣使求賢閔行役之艱而勞之以卷耳其始是乎凡勞詩毎代爲其人言如小正之四牡杕杜小正續之出車采薇皆是義也通篇我字皆屬求賢者自謂左傳所謂能官人也者庶幾近之若夫荀子云頃筐易滿卷耳易得然而不可貳以周行淮南引此日以言慕遠世皆未爲得也雪山王氏以爲勞勝妾之歸寧而作益纍穉矣卷耳求賢兔罝得良臣其詩固宜相次

周南兔罝篇

序以兔罝爲后妃之化衍之者曰關雎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此與卷耳之序均誤也歐陽永叔曰捕兔之人布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爲國守禦赳然勇力使姦民不得竊發見得賢才衆多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然則好仇腹心又何以稱焉今觀詩傳曰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兔罝良臣未知爲誰然墨子有云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罟網之中而授

之政鹵土服墨子太古未遠其言倘有所受金吉甫氏曰夫兎罝體貌肅敬此閎夭太顛所以爲賢而文王取之也曰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然況文王乎葉桂山曰在野之凡夫逐兎之細事即可以知其才正如日磾之馭馬甯戚之飯牛陳平之宰社識者已知其可大用矣其於詩傳所謂文王得良臣于野者始有合焉胡休仲曰誦此篇之義必有人焉當之如文王狩獵而得公望之類是也即是以觀藏器隱鱗才固難量若曰觸目琳瑯山輝川媚則武臣何止十亂尼父不稱才難矣其旨甚確左傳郤至乃曰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掠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彼以干城爲美腹心爲刺如此引經亦太　文矣

周南樛木汝墳篇

㮚觀從來經傳未有蒙婦人以君子之號者自序以樛木爲逮下而朱子因之云猶言小君内子則擬非其倫矣詩傳曰南國諸矦慕文王之德而歸心於周賦樛木斯其義豈不炳然較著哉大雅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其卒章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即此詩之意而彼刻之大王此刻之周南者彼爲周公述先德此則南國諸矦所賦尚在文王爲西伯時且短章疊詠故是風體

雅稱樂只君子如南山有臺采菽等篇不一而足葢君臣上下皆可通稱獸不可以之目后妃耳汝墳之君子卽樛木之君子惟樂只故爲民父母詩傳曰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則非但三分有二并其一亦且心服矣竹書紀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汲冢周書曰殷內史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歸之周此與夏癸之世太史令終古出奔商費伯昌出奔商者如同一轍卽是推之奔周奚止一辛甲一內史摯哉序以汝墳爲道化行亦未甚失而贊之曰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所謂道化行者僅如斯乎韓詩以汝墳爲辭家謂王政雖烈父母甚迫饑寒不得不爲祿仕列女傳以爲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勉之無有譴怒貽父母憂或又以孔邇爲役者念父母不遼遠或又以爲桑梓丘隴在義無所逃如此釋詩詩義胡爲而不晦也

按調饑之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易林云惄如旦饑其義最晰毛詩誤作調鄭氏求

其説而不得乃音調爲裯又改字作輖愈解而愈
離其眞矣

周南漢廣篇

南有喬木題曰漢廣亦猶定之方中之爲楚宮有饛
簋飧之爲小東也序以爲德廣所及夫二南孰非文
德之漸被何獨此篇稱廣如云德與漢俱廣則亦當
云與江俱長矣經文明言不可求乃曰無思犯禮求
而不可得何耶夫漢不可泳非泳之而後知其不可
江不可方非方之而後知其不可女不可求非求之
而後知其不可睹喬枝之上竦脩蔭之謀寢矣望莊
姝之間靜接歡之意消矣休息韓詩作休思以四思

字成章于韻甚叶翹薪四語似與章首四句遥對蓋喬木不可休錯薪則有可刈也游女不可求于歸則有可秣也又似與而實賦薪中之楚（楚非必木）可以秣馬薄言刈之而秣其馬乎薪中之蔞可以秣駒薄言刈之而秣其駒乎乃其不可求者卒令人自遠矣故復咏漢之廣云云江之永云云夫女不可求女之守禮可見知女之不可求男子之秉禮可見國風好色而不淫此類是已後世騷賦如相下女之可貽令蹇修以為理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固是寓言又如意似近而既遠若將來而復旋頩薄怒以自持曾不可乎犯干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眉目略微眄精彩相授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者耶要亦古詩之流也夾漈鄭氏云屈宋以來騷人詞客多生江漢二南始基之矣

按朱傳引大堤曲以見漢女好遊因羿附之樂府遺聲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又北魏王容詠大堤女詩云寶髻耀

明璫香羅鳴玉佩大堤諸兒女一一皆春態入花
花不見穿柳柳陰碎東風拂面來由來亦相愛
又按曹植樂府美女篇云美女妖且閒采桑岐路
間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顧眄遺光彩長嘯氣
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
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
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
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亦此詩不
可求之義也

歸季思云刈薪刈長娶婦娶良薪長先刈婦良先
娶

周南芣苢篇

芣苢之序推美后妃謂和平則婦人樂有子夫太姒固爲衆母母乃婦人誰不樂有子者而必以爲后妃之美是欲歸功后妃而秖取諂也至韓嬰之說詩尤舛曰芣苢傷夫也芣苢雖惡臭乎我猶采之而不已以興君子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烈女傳又實其爲宋人女蔡人妻所作夫傷夫之詩安得載之周南且宋蔡之名何其與後之封國合符也劉峻辨命論曰顏回敗其叢蘭冉耕謌其芣苢則遂眞以芣苢比

惡疾矣夫芣苢亦何臭之有神仙服食洽曰車前之
實靁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産及令人有子此不過緣
序說而附會之列子曰若鼃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
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舃陵舃車前
也故或謂之蝦蟆衣韓詩傳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
蓋生於兩旁謂之瞿他草所在或蕪惟車前所在有
之然則詩傳所云童兒謌謠賦芣苢者蓋亦隨在拾
取而咏其事采風者紀此以見當時衆人熙熙如登
春臺聖人皆孩之萬物一芣苢也萬民一童兒也叟

載堯時康衢之謠景象亦如是而文王幼幼之仁亦
可想見如必舉而屬之婦人則鴻鈞之世何物不樂
室家胥慶佳人拾翠固宜有之未若詩傳所謂童兒
謌謠天籟之鳴自然成韻耳僞詩說增之以鬭艸嬉
戲贅矣

詩傳闡卷之二目錄

召南

召南引　鵲巢　采蘩
江有汜　羔羊　采蘋
殷其靁　草蟲　小星
騶虞　摽有梅　野麕
行露　甘棠

詩傳　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

詩傳　諸侯之夫人勤于䆫蠶國人美之賦采蘩

詩傳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汜

詩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詩傳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

詩傳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靁

詩傳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草蟲

詩傳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詩傳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

詩傳召南之人安于治　時擇　賦摽有梅 缺四字空後同

詩傳野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麕

詩傳野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終　之賦行露

詩傳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召南鵲巢篇

召公治外故召南所采類多侯國之事其先之以鵲巢何也詩傳云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則猶內詞也公子者女公子當是文王之女非然則其遺姑姊妹也文王未嘗爲王故不稱王姬稱公子曰歸于諸侯卽爲夫人矣其禮與歸于世子者自別故國人侈而述之韓奕美韓侯迎止百兩彭彭爛其盈門亦此意也僞詩說不逵叚爲諸侯嫁女泛矣序以爲夫人之德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

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意亦似之而不知其爲內女也歐陽永叔遂謂夫人來居已成之周室當思周室創業積累之艱難宜輔佐君子共守而不失則意爲它國之女曰嬪于周者矣雖詩無明文要當以詩傳爲據鵲鳩殊種喩二姓之好族類名依之相倫俗人謂鵲以傳枝受卵故彊而不淫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低枝故高而不危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有尊賢之義開戶背太歲而向天乙有至和之象以優至之月始作室家孳生比它物最蕃有宜子之

辭此固詩人所取義乎或謂鳲鳩有均一之德故以比夫人或謂此是拙鳩不在左傳五鳩之內但詩人觸緒而詠亦不必定其爲何種而宜室宜家無成有終之意已寓于言表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小雅曰無非無儀無父母貽罹則靜專守成洵稱其爲女德哉雪山王氏曰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而後人必以爲常此譚詩之病也是亦一說也

召南采蘩篇

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所謂公侯之宮者此也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戻以食之歳既單矣世婦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副禕而受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所謂公侯之事者此也此詩序以爲夫人

奉祭哉於末章多所致疑謂夫人奉祭當服副不當服被蓋周禮王后之首服有三一曰副服之以從王祭祀二曰編服之以桑三曰次服之以見王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后同則祭亦應服副祭統所謂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是也被則編次之類又還歸亦服之其非祭服明矣故或疑夙夜在公即特牲所言視饎爨於夙興而旋歸則鄭氏所云釋祭服而去者然特牲之視濯宗人職之少牢之溉鼎溉甑饔人稟人職之以至王之正祭視滌濯逆齍省鑊則大小宗伯

職之俱於頍職霖與楚茨曰執爨踖踖爲俎孔碩而君婦則止於爲豆而已即如特牲所言視饎爨亦安得謂之在公況詩人若美夫人奉祭不應舍其祭時之敬恪而但述其祭前祭畢戴被之景是以諸說雖極意揣摩終齟齬而難合詩傳以爲夫人勤於親蠶則被正其服之以桑者或編或次皆可通用耳然不言采桑而言采蘩何也蓋蘩之生常先於桑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后親蠶三灑而止蠶二十七日而老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在三宮夫人世婦登其事而后

夫人特躬爲之帥賦事而不獻功皆於蠶未出時苐采蘩洗之而事訖矣所以薄言旋歸也或者猶於所見不信蘩可生蠶然爾雅有蟓蚢雠繇各種而以桑繭樗繭蕭繭別之疏云此皆蠶類因所食葉而異其名爾雅又云蘩蕭萩之類則蕭繭或卽蘩繭之類況止云生蠶亦未必卽以啖蠶乎埤雅云蘩有二種一曰白蒿陸艸也可以生蠶一曰蘿蒿水艸也可以爲葅然則此其白蒿歟夫既爲陸艸何以采之於沼澗孫炎曰沼沚謂於其旁采之也澗中謂於曲內非水中也是也然猶未若劉汝禎曰池曲達乎沚故曰沼蘩生沚上四面有水芻牧不到此蘩最潔故徃沚取爲猶云采蘩於沼之沚也此雖不爲親蠶作解亦暗合於陸艸之說矣不然蠶性惡濕桑猶風戾以食之又可以水蒿飼乎毛傳訓宮爲廟苐知祖廟中有公宮不知公桑蠶室亦謂之公宮耳夫人親蠶以爲祭服其職則然故射義云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序說襲此

召南江有汜篇

召南之有江汜其待與於關雎乎關雎思得窈窕以共內職而南國之女君不以其媵備數所繇與寤寐思服者異矣猶幸其悔心之萌也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以姪娣從之媵姪娣從者謂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妬而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爲尊

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賢家法天尊左文家法祖言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爲賤也其論悉矣然謂必不相嫉妬則何又有不以不與若江汜之夫人者如云待年於國則亦安見其始之不能容蓋春秋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illegible]七年三月叔姬歸於紀說者固以爲不與嫡偕行非禮之常矣必同時偕行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故韓奕之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非然者則或小君容人之量未優乎夫惟終容其媵此江汜所爲志美

也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一溢一否曰渚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曰沱郝仲輿曰物無情莫如水而江以納衆流故能大物大則小者從媵之從嫡亦猶是耳支流分而復合比媵始棄而終見收也是也悔而處處而歌不遠之復亦庶幾於琴瑟友而鍾鼓樂者耶後世彤管風微蛾眉日妬寒鵶託怨紈扇鳴悲於是知詩錄江沱所以砭環佩之流者垂教遠矣

按媵有虛實二義實者如公羊傳所稱是也虛者如史載湯娶有莘以伊尹爲媵送女左傳晉獻公

執虞公以媵秦穆姬春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
鄄其不指姪娣明矣爾雅說文俱云媵送也楚詞
魚鱗鱗兮媵予義亦如是若江汜夫人終吝其媵
此媵自當作衆妾解而春秋成公九年共姬歸宋
來媵者三國夫共姬雖賢亦自其後知之豈爲閨
女時名已顯於列國耶且衛與魯匹晉則盟主而
齊又大國也何肯皆降心以其女承事魯女其來
媵當別自有說或者又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爲媵
自啓以前類然然太任固摯任仲女何爲曰嬪周

室而春秋紀季姜歸于京師魯女叔姬季姬歸于
侯國者亦不少矣漢儒瀆亂不經之說胡可據也

召南羔羊篇

羔裘大夫法服也君子愛其人則并其服飾之間所見無非美者緎以象臣道之用柔素以象官箴之不染意亦似矣更當合三章觀之其義乃見蓋皮則有毛革則毛希而鞹存革敝而補葺以縫之幾於晏子之一裘三十年矣禮記緇衣篇曰苟有衣必見其敝而引葛覃服之無斁為言亦此意也詩傳所謂貞而能儉也儉易明耳何以見其忠乎公室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又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

也王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
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視朝之後君適路寢臣亦
適其治事之館館乃所直之廬謂公館非私家也此
大夫蓋公爾忘私日恪佐箸以勤其官每宵衣而旰
食其自公所退而家食人猶見其服此羔裘以歸故
郎所見稱之朱子以羔裘爲大夫燕居之服至其釋
襘之羔裘又以爲諸侯朝服不自相左乎燕居當用
狐裘豈褻用羔裘哉鄭氏又以退食爲減膳夫太儉
逼下君子譏之自非天災兼減膳之制卽令廉如常

衮于時正未必有堂饌可辭耳唐人詩曰侍臣緩步
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可想是詩景况矣若夫左
傳引此詩曰委蛇委蛇謂縱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太
史公曰大直若詘道固委蛇洪範三德正直在剛柔
之中於委蛇亦近之非不可附會序中正直之說然
詩原兼美正直之意至謂德如羔羊益贅矣或者又
解之曰羊性柔順能羣逆牽之則不進故易象牽羊
以比正直裘皮界方有正直之象委蛇者儀度安重
難進易退故曰德如羔羊此可謂詳于釋序而略於

釋經者也亷𨓜之謂曰文王卑服自朝至于日中昃
不遑暇食斯固南國之儀刑乎

按埤雅云素絲五紽所以芙裘其制然也此言今
節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革者言敝而固故以改造
也此言其儉羔羊之縫素絲五總革而又敝則補
緝以縫之此言其儉之至西京雜記曰五絲為𦄻
音聶倍𦄻為升倍升為緎音域倍緎為紀倍紀為緵音宗
倍緵為襚音遂此乃自少之多從微至著也紽今亷
所考據以類反之緎寡於總紽蓋宜寡於緎也其
說亦頗可採

召南采蘋篇

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序說祖此然未有以見其爲奉祭故續之曰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於詩旨固亦繫謬毛鄭兩家以爲教成之祭考之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旣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蓋蘋之言賓藻之言澡魚亦柔巽隱伏皆陰類也婦行尚柔順以自絜清故取義如是夫據禮釋詩豈不甚

合鄭箋又謂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則又非教成之祭矣及其釋牖下云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孔氏亦以爲外成之義則若仍是未嫁者彼蓋據昏禮納采至請期主人皆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故云爾然亦非所律於教成之祭也原鄭氏既引昏義又不欲倍序既拘牽於序又欲附會昏禮故其說游移靡定不自覺矛盾若此今觀詩傳曰内子勤於祭祀國叓美之則所云既嫁爲大夫妻者近是然而有似于教成之祭者蓋教成之祭正教之成婦順則奉祭于夫家禮自宜然第詩不言婦而言季女何居愚意此内子必初嫁者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當其未廟見則猶稱女女而尸祭其爲廟見之初祭可知蓋明禮初備夫内官而婉娩夙嫺於姆訓自采而盛而湘而奠循循中度式禮莫愆其有齋洵是美耳國語曰卿之内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釋者以命婦爲大夫妻然内子乃卿大夫適妻之通稱特未命已命則殊乃其職在

奉祭均也或疑此季女是庻子爲大夫者之妻主人非宗故其妻稱季女以别于宗婦此曲說也而孔氏謂將嫁故以少言之夫將嫁而言少豈有此反非少耶彼未悟三月廟見之義耳而牖下之非戶外亦了然矣

按埤雅云后祭荇夫人祭蘩大夫妻祭蘋藻而詩之言荇止於芼之而已蘩則曰於以用之蘋藻則至於盛之湘之奠之粢所不爲焉亦其位稱高者其事稱畧之證也后妃夫人采一大夫妻采二荇采之左右蘩采之水內外沼爲水外沚爲水內蘋藻采之水上下位稱下者事亦稱蘩故也其說甚鑿非詩人本義且如刻祭品則四豆之實凡水艸之菹莫不咸在大夫且不盡於蘋藻公侯寧止於一蘩彼以爲后妃夫人内子果皆擲躅水濱躬采取之役耶

按儀禮士昏禮云若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奥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筓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

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笄菜入
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
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
婦之禮按此即所謂于以奠之宗室牖下也昏禮
下達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不專爲士設耳

召南殷其靁艸蟲篇

殷靁艸蟲序皆以爲大夫妻作然詩中絕不見有義
勸禮防之意今觀詩傳一則曰召公宣布王命諸侯
服爲一則曰南國大夫聘於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
乃知周道之所以盛而二南非獸爲閨情譜也易曰
天地解而靁雨作百果艸木皆甲拆又云震爲靁震
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又云動萬物者莫疾乎靁又
曰靁雨之動滿盈殷殷滿盈之聲也書稱文王威威
顯明肇造區夏越我一二[illegible]時怙冒聞於上

啻詩人比王命於殷靁文王之威亦憚矣蓋靁者天之鼓養長孳寔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爲人君之象此其所取義耳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則固懷其德非徒畏其力而已若以殷靁比紂之虐豈其然乎艸蟲阜螽或以爲同類或以爲異類埤雅云艸蟲鳴於上風阜螽鳴於下風而風化然詩人取興寓目應心觸緒而吟非可言喩要以見所見而喜繫心有如此者曰聘京師而歸心召公蓋文王時召公猶未治外也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子展賦艸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又曰子展其後亾者也在上不忘降此雖斷章取義亦似兩賢傾向語正與詩傳意合而出車之五章全襲之乃僞詩說於殷靁則曰武王克商諸侯受命周廟出就終南之館於艸蟲則曰南國大夫夏聘於周次於終南睹王室多賢相率以歸心夫武王克商其詩何得載之二南而所謂南山者豈必終南哉其云睹王室多賢蓋竊左傳季札衛多君子之說而不知踰彰其僞也

召南小星篇

自序以小星爲惠下而說詩者沿之謂后妃之關雎亦惟思窮寵無傷善之心今君夫人使衆妾皆得進御安其分而無怨言亦有關雎之風矣其以小星自況猶諺云衆星不敵月之意也而鄭氏所云羣妃進見之灋凡十五日而周望旁先卑後尊望後反之每月十五六日月相對故后獨當此二夕羅氏頗不然其說謂內寵無然后豈有王后之尊下與庶妾更進迭退一月僅再見者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

於王所以正內治五日一休以休沐爲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遍見之大數也嬪僅九人女御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日不敢當夕諸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云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孔疏云五日中夫人一媵妾四也其何以有往來也日古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爲后之屬寔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

嬪之所居也女御爲嬪之屬寔分處焉嬪各有室不枉六宮周禮九嬪掌婦學之灋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御叙於王所而女御云掌御叙於王之燕寢則是女御屬九嬪之驗也以上諸說兼非爲宵征作解然宵征豈必嬪御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史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闢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夫人入庭太君出朝按此則夫人亦未嘗不宵征特賤妾僅

當半夕不若女君之一夕耳夫衆妾與女君承恩雖有疏數而命之不同豈繫宵征若果爲衆妾所賦亦是其常分耳何惠及下之有大抵序於二南皆目爲后妃之化若舍閨情無所繫之不知其爲小臣奉使作也蓋皇華之遣四牡之勞皆詠於朝而此則使臣自述其勤勞以見王事靡盬之義歸之於命而不憚勞所由始與陟岵鴇羽之詞異矣小正舜懷靡及不遑㢧處正體此意而代之云爾後世如張華女史箴曰鑒於小星戒彼攸遂總襲序爲言惟韋俊卿氏得之俊卿曰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者勤於王事也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行役之意此無疑爲史臣勤勞之詩也此解正與詩傳暗合（小星或以三爲大火心星五爲五味柳星或以三五爲落落稀疎之景）

按序于前篇江有汜曰美媵也衍之曰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于此篇曰惠及下也衍之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也今無論小星非進御之詞卽果俱自媵妾言而二篇序旨正宜互易葢夫人能悔過則婦復無妬矣以爲惠下可賤

妾能安命則雖勞無怨矣以爲美媵何不可而序
偏倒置之且拘牽掇湊益戕文義

召南騶虞篇

考之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
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又正禮記射義亦云天子以
騶虞爲節樂備官也謂之備官卽非獸明矣賈誼云
騶者天子之囿虞其司獸官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
天子獵之田也今按召南爲諸侯之詩則騶之爲囿
不必屬天子而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
林之政澤虞掌國澤之政是虞爲掌山澤之官蘗疑
矣故詩傳曰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說文又以騶

爲廐引月令僕及七騶咸駕謂此卽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者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則騶又當爲掌廐之官疑樂記所謂樂官備者義或取此然毛氏以騶虞爲義獸亦或有所受如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囿騶虞於珍羣其頌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優仁是崇飢不侵暴困不改容歛威揚德君子之風陸佃埤雅云騶虞尾長於身囟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

德則應其色見於白其文見於黑又名之曰虎則宜正以殺爲事今反不履生艸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諸家考較形似別白聲象甚晰胡休仲疑本有是獸而後世或因是以名司囿之官或騶爲囿名而司囿之官卽以騶虞稱之因物定名必有取爾此再解之說義甚融貫至淮南子云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以獻紂而張華謂騶虞是五采乘之日行千里然則晉人或以此目駿馬如所稱紫騮綠虵飛兔者歟第使騶虞果爲仁獸於女公子之于

歸何與而序以爲鵲巢之應誕矣彼見謂是召南終
篇抑知召南不以騶虞竟哉

女氏雖急於擇配猶能拒粟禮如此若女子則安得
自表其懷春且自矜其如玉而率章不且墮淫褻暗
約之蹊實乎舉雅云婚禮不以死物故其生贄用雁
而飾羔雁者以繢今以白茅包死麕則皆非其禮矣
今觀詩傳第目爲野人何必彊暴質勝文則野彼亦
猶泥古儷皮爲禮之義而豈知六禮不備貞女不行
哉韓詩外傳曰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
禮不備守節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列女傳又
實其爲申人之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

女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不可不正遂不肯徃夫家訟之於理終持義不徃而作此詩按申鄷之說雖未必確然亦可見其非彊暴侵陵而或疑文王之化豈偏能行於女子不能行於男子遂意爲衰世之詩者固矣

召南甘棠篇

甘棠召南之終篇也詩傳於殷靁艸蟲皆稱召公此篇獨舉其謚曰召康公勤於勞民奬人懷之賦甘棠蓋斯時公既没矣詩譜曰文王時紂猶在上僅得身受命爲西伯否公安得亦稱伯况大統未集周雖爲陜陜外未盡爲周雖欲限陜而分治之召公亦撫蒞何地甘棠之詠疑在國變之後今觀詩傳信然矣樂記論武樂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召公爲伯當在武王時此亦可互證然詩傳不曰周人懷之而

曰燕人懷之想召公雖分陝而治或亦嘗歸治其本國乎風俗通云武王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此儻是也考竹書紀召公以康王二十四秊薨去昭王僅二秊此詩當作於康昭之世而周公先以成王二十一秊薨舊說二南皆爲文王詩周公所集以明德化之盛者亦正未可混耳周南爲周公所采召南爲召公所采而甘棠爲召公遭變國史因附之召南末簡燕[illegible]風此亦其一班矣韓詩外傳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伯曰嗟

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先君文王志也於是出就烝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說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驕奢不恤元元賦稅頻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所休息樹下美而謌之此言稍近事實然召公遭變自是不朽豈必因後世驕奢失業而始追思之乎或者因是以微二南繫不作於文王之世則又非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